

香港常用語彙背後的文化心理

傅偉中



▲尖沙咀海濱一隅。

香港中通社

來過香港的朋友或會記得，一段時間，在香港大街小巷的店舖，看得最多的警示語不是「違者重罰」，而是「面斥不雅」。

在香港長住的人都知道，隨處可見的「面斥不雅」體現出來的是公眾在公德面前心照不宣的道德素養和文明水準，與法治和秩序一同構成了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什麼叫「面斥不雅」？我認為，就是社會公德的最大公約數較高，大家「心照不宣」，相互包容，識做平和，遵守規則，互不干擾的文明社會。香港社會的文明程度上升到「面斥不雅」，就是大家識大體懂規矩，在人格上相互包容和尊重的文明社會。我認為，這才是香港社會最有魅力的價值所在。

我們來看一看香港常用的語彙中還有哪些「心照不宣」，以及它的背後透露出來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心理。

——對老齡人士的撫慰。在香港，社會早已進入銀髮時代，特區政府公布二〇二三年全港人口約七百五十萬人，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約一百五十七萬人，佔百分之二十一之多，二〇四六年將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六。意味着屆時每三個港人中就將有一位長者。我注意到，從政府到民間，對這一年齡段人士普遍的尊稱是「長者」或者「耆英」，較少稱之為「老人」；按照長者護理需要程度由低到高，香港的養老機構也分為安老院、護理安老院和護養院。據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二〇一五年統計，香港有各類養老院舍九百多家。有意思的是，為了照顧老齡人士的人格，近千家機構中沒有一家稱為「臨終關懷醫院」。二〇一〇年，香

港舉辦「老年痴呆症」新名稱創作比賽，獲獎作品為「腦退化症」，獲勝者是一位香港小學五年級的學生。主辦方希望藉此消除公眾對痴呆症的歧視或成見。

——對殘障人士的呵護。在香港，我們從日常出行的細節中體會到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在這裏，「盲人」一般被稱為「視障人士」，「盲道」一般稱為「專用道」或「無障礙通道」；電車巴士港鐵上，通常只有另外標出顏色的「優先座」或「優待座」預留給有需要的特別人士，而看不到「老弱病殘孕專座」的說法。

——對低收入人士的尊重。二〇〇六年至二〇一六年間，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愈來愈嚴

重，原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由二〇〇六年的零點五三三上升至二〇一六年的零點五三九，是四十五年來最高。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為零點四七三。比較香港最富裕一成及最貧窮一成住戶月入差距，也由二〇〇六年的三十四擴大到二〇一六年的四十四倍。香港貧窮家庭數目高達五十三萬戶，當中約三十多萬戶屬於在職貧窮，貧窮人口超過一百三十萬人。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一些官方正式的文件仍然把一百三十萬人稱為「低收入人口」而不是「貧窮人口」。我想，這一舉動肯定不是為了掩飾貧富懸殊的差距，而是為了照顧到低收入人口內心的體驗與人格的尊嚴。

——對商業活動禮儀的重視。在香港，這裏儘管有全球很多的社交工具，但人們一般不會通過社交工具開展正式的商務活動，因為大多數商務人士把社交工具僅僅只是作為「有言無信」的資訊交流平台，較為正式的商業信函都通過郵件或正式的信函發出。商業信函中有一個高頻使用、充滿敬意的詞彙叫「敬悉」，而不是通常見到的沒有情感色彩的口頭語「收悉」或「收到」。

——對女性社會角色的尊重。在這裏，女性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有多位傑出女性在政府和工商界擔任要職。對女性的尊重體現在很多方面，很多公司為職業女性安排了專門的哺乳間。即便是茶餐廳和小餐館，我們聽不到「服務員」的說法，因為人人都是勞動者，不存在誰服務誰的區別，更見不到對誰都稱「美女」的現象，有修養的稱謂是「女士」和「先生」。

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香港社會的「心照不宣」，也許只是香港社會的一鱗半爪，未能窮盡香港的全貌，更不能說清香港的文化底蘊。我想，正如「面斥不雅」，正是因為長期以來，街坊市民的言行舉止有了這麼多的「心照不宣」，才構成了香港作為「東方之珠」文明社會的基本規則。

作者簡介：傅偉中，田野觀察者、資深出版人，先後供職於政府部門、新聞媒體、出版機構。



市井萬象

近日，香港春天溫暖濕潤，位於香港國際機場的黃花風鈴徑花開燦爛，吸引遊人前來拍照。圖為黃花風鈴木花開之際。

中新社



英倫漫話

江恆

春風送暖，萬物復甦。在英國早春時節盛開的鮮花中，沒有什麼比水仙花更能象徵春天了。

水仙花作為料峭中綻放的花朵，不僅以顏色和花形引人注目，還是許多作家和藝術家的靈感泉源。從莎士比亞和華茲華斯，到唐，麥克萊恩和瓊尼，米歇爾，人們創造了許多文字、神話和傳說來描述這種獨特的花朵，以及它所激發的希望和歡樂。

莎士比亞曾熱情洋溢地形容水仙花是迎春使者：「水仙花在燕子尚未到來之前就已到來，它以美麗迎接三月的和風。」十七世紀詩人羅伯特·赫里克在《致水仙花》中以水仙花的短暫花期來反思人類生命的短暫：「美麗的水仙花，我們為你們的迅速凋零而哭泣／你們的生命如此短暫／就像我們一樣／我們將與你一同前行。」唯美主義詩人王爾德則深諳水仙花「愛美自戀」的花語，他在《莫德林漫步》中寫道：「天上飄着朵朵白雲／田野間開出的三月花朵，猶如黃金／腳下的水仙在吐苞／帶穗的落葉松搖擺不定。」

然而在英國文學的青翠畫卷中，很少有描寫水仙花的作品能像華茲華斯的詩《水仙花》那樣持久而動人。他筆下

春之精靈

的水仙花，在寧靜的湖邊翩翩起舞，它們花瓣飄揚，動作優美，描繪出一幅無與倫比的壯麗景象。在詩人的想像中，這些水仙花不僅展現了轉瞬即逝的愉悅美感，也體現了人類與自然世界之間的深刻聯繫，以及大自然永恆之美對心靈的震撼。

一八〇二年四月，華茲華斯和他的妹妹多蘿西到英格蘭湖區散步。他們漫步而行，在湖邊發現了幾朵水仙花。隨後，越來越多的花出現了，接下來映入他們眼簾的是一大片濃密的花海。華茲華斯和多蘿西都被水仙花金色花朵在風中翩翩起舞的景象所感動。回到家後，多蘿西在日記中記錄了這一壯觀景象：「我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水仙花……有些花把頭靠在石頭上，就像靠在枕頭上緩解疲勞一樣，其餘的花則翻來覆去、搖搖晃晃、翩翩起舞，似乎真的在和吹過湖面的風一起歡笑，它們看起來如此歡快，總是一瞥一眼，不斷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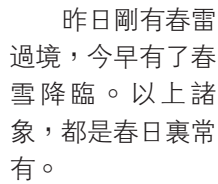
幾年後，有一次華茲華斯在尋找詩歌的靈感，多蘿西日記中的記錄讓他回想起他們偶然發現水仙花的那一天，這促使他欣然動筆。據說正當他在創作詩歌並尋找詞語時，多蘿西聽到哥哥喃喃自語：「我像一頭牛一樣孤獨地徘徊……」她連忙說，「威廉，你不覺得雲可能更好嗎？」於是華茲華斯採用了「雲」，寫成了膾炙人口的詩句：「我孤獨地漫遊，像一朵雲／飄盪在高高的

山谷之上／突然我看見一群／一片金色的水仙花。」在這首短短的二十四行的小詩中，水仙花隨風舒緩曼妙舞動、飄逸精靈的形象躍然紙上。

值得一提的是，華茲華斯於一八五〇年四月二十三日聖喬治日去世，正值水仙花盛開之時。而他在一次步行回到家鄉湖區的途中，偶然發現了格拉斯米爾的一家酒吧，後來這家酒吧被重新命名為「鴿舍」（Dove Cottage），並成為了他、他的妹妹、妻子瑪麗，哈欽森以及他們的孩子的家。如今作為華茲華斯紀念館的「鴿舍」收藏着他的大量原始手稿，也包括多蘿西關於水仙花的日記，還有他們多次徒步旅行經歷的記錄。最重要的是，在館舍外面，每逢春天都能見到華茲華斯心愛的水仙花。

有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華茲華斯在詩中描述的是「金色的水仙花」，似乎擁有一種超凡脫俗的光輝，而實際上點綴在英國鄉村中的眾多水仙花，是由白色、黃色、綠色甚至粉紅色等多種顏色構成的，散發着一種更為樸實、世俗的魅力。它們通常棲息於英國各地，從風吹拂的海岸懸崖到翠綠的草地，從崎嶇的荒野到受保護的林地，這些堅韌的花朵能夠適應並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中茁壯成長，每種環境都賦予花朵獨特的個性。與華茲華斯筆下風景如畫、水仙花齊放的湖畔場景不同，這些野花在英國多樣的風景背景下編織着自己的故事。

鳥噏一抔春雪



自由談

李丹崖

昨日剛有春雷過境，今早有了春雪降臨。以上諸象，都是春日裏常有。

雪積了厚厚的一層，春雪更宜賞，雪下的內容不再是乾枯與焦褐，而是嫩嫩的一團綠，尖尖的一點青嫩，或是一簇簇的紅色花苞，白與紅、青、綠諸色相撞，自然是鮮明好看。

家有初中生，天色未明，五點多，我起來給女兒做早餐，做的是蒸蛋。打蛋之際，聽見樓下的鳥鳴啾啾，到底是春日了，即便是落了厚厚的雪，也禁不住鳥鳴的清亮。正在猶豫是籠中鳥還是野鳥之際，撲棱棱，窗台上落了一隻黃雀（就着燈光、隔着窗紗看，應該是黃雀）。牠啄了窗台上那層晶瑩剔透的一抔雪，左觀右看，繼而振翅飛走，翅膀扇起來的小型氣流，有點涼，卻也稱得上吹面不寒。

按理說，此季的鳥，應該是噏着一縷縷東風的。鳥噏風，翅羽和胸腔裏的空氣滿了，身輕如燕，自然振翅高飛。清晨，雪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風裹着雪，橫着飛，天地之間顆粒度越來越大，像是少年時，家中黑白電視機的停台後的雪花滿屏。這樣比較，似乎對雪花不公，應該是停台的電視畫面，像極了此刻的雪才是。

——如果雪會喊冤的話，如果雪有意見的話。

話又說回來，雪若真有思想，一定會埋怨天公對它的遲到，它本應屬於上一個季節，此季的到來，令花鳥魚蟲猝不及防，它是晚歸的旅人，歸家後，等待他的人早已滿頭雪白。年華不再，錯

過了最好的年華，好在終於等到了，了卻平生夙願，遲到總比不到好。

在大雪中，宜於讀古。最好是讀亂世，亂世人如草芥，英雄似鵝毛，浮生如飄萍。被譽為中國第一首完整的詠雪詩的是《雪謨》，作者是東晉羊孚，詩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暉。」後兩句有大氣象，有否極泰來之韻，亦有逢凶化吉之兆，雪成了十足的祥瑞。

無邊落雪蕭蕭下，春日的雪好比春日的飛鳥。雪是白色的，鳥兒們的羽毛則絢麗如春花。有一種鳥，被譽為「鳥中仙子」，名為白鵲，從上帝的視角看白鵲，幾乎是雪白一團，在深林中振翅一躍，似仙子下凡。我想，若是雪片足夠大，大如白鵲，那春雪一落，滿世界都是仙氣飄飄了。

很多懂行的老輩人都說，春日裏，鳥雀的喉頭是燥的，幸虧有了春溪、春草、春風、春雪，這些都是可以讓鳥雀喉頭一展的事物，故，鳥噏着一抔雪，以解口唇之燥，日後的叫聲才能鮮活動聽。

若論冬雪、春雪對於鳥的分別，我想，冬雪之下，鳥兒們是忙於生計；而春雪翩然，滿世界生機盎然，鳥雀們再也不必因過冬的食糧而惴惴不安，此刻的牠們是歡欣鼓舞的，雪是牠們的佳釀，是打開新的季節潘多拉盒子的密碼，是一種活象，來讓牠們引渡一段段鳥鳴的詩章。

向來喜歡王維的一個句子：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我想，這句話反過來也似乎同樣適用：草榮鷹眼疾，雪盡馬蹄輕。當然，這要用來形容春雪。春雪肥美、草木繁盛，鳥雀眼神凌厲如閃電，噏着一口雪化水飲下，鳥鳴如響箭，這盎然的春日。



黛西札記

李夢

《北上》改編自內地作家徐則臣的同名小說，該小說曾在二〇一九年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北上》敘事厚重、闊大、氣韻開合，在歷史與當下之間穿行，將運河兩岸人們的生活百態與時代大背景勾連，從書中幾個家族遷徙繁衍的歷史中，追溯兩千年綿延恆久的運河精神。

原著中，作者用了不少筆墨書寫歷史，着重探究歷史與當下的關聯；而電視劇創作團隊則更多著墨在當下，由千禧年說起，落在柴米油鹽的日常中，雖少了滄桑厚重，卻更讓普通觀眾感覺親近。開篇即是運河邊小城「花街」上的孩子跳船偷瓜的歡快場景，接着鏡頭一轉，由河上岸，說起幾戶好鄰居互相陪

「北上」之旅

伴、彼此依靠的感人故事。其中一個一鏡到底、穿梭在院內不同人家的段落，尤其讓人印象深刻。小院裏長大的女主角夏鳳華向新近搬來此處、投靠奶奶的小夥伴馬思藝介紹左鄰右里，鏡頭跟在兩個小女孩身後，由這戶人家的廚房跑到隔壁人家的客廳，再從巷弄七拐八拐地，忽地轉到周爺爺寫字的廳堂，短短



▲電視劇《北上》劇照。

數分鐘間，場景頻繁更替又一氣呵成，勾畫出運河邊一座普通小院中男女老少們的尋常又温情脈脈的日子。

這種以小見大、煙火氣十足的筆法，讓我想到幾年前熱播的韓劇《請回答1988》。同樣的普通人家尋常日子，同樣的親友情愛情書寫，同樣的戳人淚點。馬思藝初來乍到，在學校被壞孩子欺負受了委屈，晚上一邊做功課一邊眼淚汪汪想媽媽時，天不怕地不怕的「假小子」夏鳳華喊她出來，兩人圍着小火爐一邊聊天一邊熬糖稀的畫面，可說是近年來我看過的國產電視劇中溫暖動人的一幕。而孩子們在水中游着游着便長大的轉場鏡頭，與姜文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中馬小軍等一幫頑皮少年將書包拋到高處的景象，又何其相似。

無憂無慮的少年，一去不再的青春，因其短暫，因其純真無邪，而格外珍貴。即便未曾生活在運河兩岸，河邊的故事仿若就在身邊，因那些故事的脈絡和肌理中，藏着我們共同的懷想與惦念。